段云：把诗书写入革命生涯（下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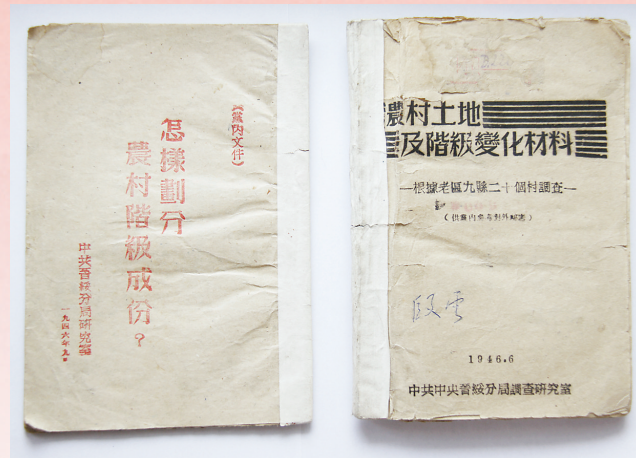
□ 本报记者 木二东 搜集整理

受毛主席表扬的小册子

1941年9月，段云奉命调到中共晋西区党委，先后任调查研究室组长、主任。从晋西区党委到后来的中共中央晋绥分局，段云在这里一直工作到南下入川。

在这期间，他经常深入城乡，走访群众，了解社情民意，为分局领导的决策提供依据。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同志率调查组来晋西北，调查农村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情况时，他奉派协助开展工作。他在兴县碾子村逐户进行调查研究，取得第一手资料，向区党委和张闻天同志做了汇报，受到张闻天的称赞表扬。为了解决好边区党政机关和军队5、6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，他亲手起草《征收公粮条例》，经行署批准颁布实施，并成为根据地广大群众所拥护的经济政策，这对促进生产发展、支援晋西北的持久抗战起了重要作用。

1946年夏，他遵照晋绥分局的指示，带领研究室的梁膺庸、丛一平、方正之、李质等同志组成调研小组，深入到晋西北9个县20个村庄，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工作，写成《晋绥老区9县20村农村土地及阶级关系变化情况的调查报告》，为全边区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提供了借鉴。9月份，他们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编写了《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》的小册子，明确提出划分成分的标准，要看个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，看剥削关系，并且用通俗的语言，逐条扼要地加以说明。这本小册子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名义印发所属各地参行，很受干部和群众的欢迎。1946年，中央发出解决土地问题的“五四指示”后，他还代分局起草了土地改革的“补充指示”。1947年3月，康生来到晋西北，在临县的“郝家坡会议”上，批评分局的“补充指示”保守，批评研究室的调查资料有右倾偏向，批评《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》的小册子有严重错误，是右倾产物，要分局下令将小册子全部收回焚毁。有幸散出的小册子曾传到陕北的毛主席手中，1947年12月的“杨家沟会议”上，党中央及时制止了晋绥土改中的“左”倾偏向。不久毛主席途经兴县，曾在一次与晋绥干部谈话中说：“在你们这里，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多，有那么一点还烧掉了。”指的就是这本《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分》的小册子。



两本小册子

1949年冬，段云奉命南下入川，离开了这片战斗、工作和生活了11年的土地。

乘暇且弄墨　挥洒在云烟

在晋绥边区从事抗日战争工作时，段云被誉为蔡家崖（晋绥地区领导机关所在地）“一支笔”，由于多才多艺、博闻强识，周边的同志们都习惯地称他为“夫子”。对于他来说，不论在战火纷飞、戎马倥偬之际，还是在案牍累积、工作繁忙之时，即景生情、泼墨挥毫，是他生活中的一种习惯，从未间断。他曾有“乘暇且弄墨，挥洒在云烟”和“老笔争飞动，幽窗抢分阴”的诗句。可以看出，他不放弃工作之余的闲暇，总是孜孜不倦在练字。退居二线后，有了较多休闲时间，得以竟日据案挥毫，悬臂运腕，陶然于翰墨之中，以书陶性，以书强健体魄。

“书如其人”。书法和作者的品格气质是分不开的。段云性格刚直，胸怀坦荡，待人诚恳坦率，一片冰心。在书道上，他始终以欧阳修“不侧倚取媚，不狂怪怒张”的原则律己；以李北海、颜鲁公、柳诚恳的“心正则笔正，骨刚书亦雄”的精神自勉。他循着不事乖张、不取奇巧的道路，以行楷为主，兼及篆草，从欧、颜入手，远宗二王，下及苏（东坡）、米（芾）、文（征明）、傅（山），博采众长，融会贯通，行笔纯朴，自成风格。除了书法之外，段云又雅擅诗词，著有诗集《旅踪咏拾》，同时对中医中药也颇有造诣，兼任着两会一党（中国民主建设国会、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、中国农工民主党）全国中药咨询服务理事会的总顾问。诗词与中医中药中的精妙，与书法之成就相得益彰。

段云古稀之年，更把书法看成老年生活的重要部分。1983年他突发心脏病，病中曾闭目摸笔，写出如下心境：“猝病临危敢自祝，念我书艺稍成熟；天公且舍一只手，少假余年再抹涂。”他的书法，已经颇具功力。但是，他从不以名家自居，凡是请求题书的，都是认真对待，有求必应，分文不取，有时还亲手封签付邮。人们得到他的作品，无不视为墨宝。国内许多地方都留有他的字迹，深受广大书法爱好者的喜爱。他的墨迹在日本、东南亚等地也颇有声誉。

“池黑笔冢老愈到，恨不写干水成缸”，这是段云《说书法且以自勉》七律诗中的话。从中也可以看出书法已成为段云生命存在的一种价值，成为他一生与社会、与人民联系的一个重要纽带。

参考文献：《晋绥风云人物》《段云传略》《段云书法集锦》

石沙庄战斗

□ 本报记者 温元元 搜集整理

1941年到1942年间，是交城山抗日根据地处于最困难的时刻，日寇不断调集重兵，采用“篦梳”“分进合击”等战术，对晋绥八分区驻地——交西县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“扫荡”达30多次，疯狂推行极其野蛮的“三光政策”，使根据地受到严重破坏。

佐佐木突击队 有备而来

“大扫荡”过后不久，日寇抽调副营长以上军官100多名，组成了一支精锐的“佐佐木轻装突击队”，队长就叫佐佐木，是个既凶残又狡猾的家伙。他带领的这伙鬼子，都是灌输着武士道精神的亡命之徒；装备精良，歪把子机枪特别多。他擅长采用长途奔袭的战术，专门袭击八分区和交西县的首脑机关。八分区和交西县机关几次遭到突袭，威胁很大。八分区早有消灭这股顽敌的计划，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。1942年3月20日，崔三娃获悉情报：日寇100多人将偷袭扫荡中西川一带，便火速将消息转送八分区首长。分区立即派出侦察员，获悉可靠情报：前来偷袭的敌人就是佐佐木轻装突击队。分区首长研究认为，佐佐木这次袭击的目标是八分区机关。于是决定就在石沙庄一带消灭这股顽敌。八分区韩钧司令员亲自带五团的两个营，星夜赶到石沙庄村东北面的王家沟庄子上，立即召开战前军队干部会议。韩钧司令员研究安排了作战部署：决定设“口袋阵”，歼灭这股敌人。3月21日拂晓，敌人出现在岔口方向，战士们早已严阵以待。一会后，诱敌的部队一边七零八落地打着枪，一边撤退。敌人满以为又是“土八路”扰乱，根本不放在眼里，大摇大摆地走进去。敌人渐渐地走近了，“膏药旗”也明显可见，敌人头戴钢盔，扛着步枪，中间日本军官骑马而行，气势汹汹地来。

迹（中）在部署战斗。
荡』斗争中，358旅旅长张宗
1940年夏，晋西北反『扫

“口袋阵”发威 敌人损失惨重

天刚发亮，敌人越来越近。战士们把子弹推上枪膛，在灌木丛中观察着敌人的动向，屏声静气地瞄准。敌人进入了伏击圈，先头的已走近偏梁坡下。主攻方位指挥员大喊一声“打！”机枪、步枪一起向敌群猛烈射击，不少敌人应声倒地。我主攻部队像猛虎一般，趁胜冲向前沿。敌人措手不及，一指挥官还在马上，举着望远镜指东画西，被崔三娃“叭”的一枪打落马下。敌人慌忙应战，企图集中力量，靠优势装备攻占偏梁阵地。轻重机枪一起开火，向我阵地扫射，子弹嗖嗖地飞来，叽哩呱啦叫着，大着胆子顺山坡冲上来。我军英勇反击，冲出阵地，杀声震天，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，你刺我杀。我勇猛战士以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，给敌人以有力的回击。敌人横七竖八地躺在血泊里，余敌败退下去。

此时，埋伏在木口里的部队向敌开火，敌人腹背受击，为摆脱前后被夹攻的危险境地，向木口里猛攻，妄想夺取我军这一阵地。我部队和民兵居高临下，机枪、步枪喷着怒火，子弹暴雨般地落入敌群，成群的手榴弹飞入敌群，随着“轰轰”的巨响，敌人又倒下一片，余敌抱头鼠窜。

关门打狗 日军援兵被堵

敌人向木口里攻击被打回去之后，急忙调头北上，企图顺河打出一条出路，但沟口已被严密封锁，猛烈的枪弹织成密密的火网，经过一阵激战，敌人看到这种只会鱼死不会网破的情况，又败退回去。无奈又组织力量，向东南方向突围，打算从偏梁沟逃跑。韩钧司令员早已料到敌人逃跑的阴谋，带着两个连在这里阻击，日军的突围又遭到猛烈的反击。我军打败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反扑。日军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左冲右突，四处挨打，突围不出去。

黄昏，敌人仍被压在两山之间，进退维谷。我军实现了关门打狗的作战计划。战斗一直在进行，敌人尸横山谷，我军冲下山去逼其缴枪，其默不作声。待我军快到近前，突然又用机枪拼命扫射，仍在负隅顽抗。我军为彻底消灭残敌，又放火烧山。

眼看敌寇即将全部歼灭，这时候，敌人援军赶来，五、六百敌人被我阻击在上长斜与下长斜之间。我军集中火力堵击，日军拼命突击。我军主动撤出战斗，胜利转移。当敌人找到佐佐木轻装突击队时，除所剩三十来人之外，全部被歼。敌人只好垂头丧气地逃走。

此战，共消灭日军150余名，一举歼灭了佐佐木轻装突击队，彻底打破了佐佐木不可战胜的神话。日军的突击队成了送死队，称霸一时的突击队从此销声匿迹了。

参考文献：《吕梁抗日丰碑》